

# 秋水雁翎

云中子 著



中

## 第十一章 千里飞匕

独孤恨和东方翹，回到大雪山之后，才见到公冶子，叙起情由，公冶子便把郑君秋剑劈郁文玉的经过说了一遍，言下不禁面带悻悻之色，独孤恨婉言劝解了一番，不便说出协助郑君秋，追踪毒玫瑰的事情。便藉词云游，与东方翹收拾行装，请公冶子照顾他禅关未满的师弟司徒玉琪，二人便离了红梅山庄。来到山下路口等候，果然郑君秋同姬红雁双双赶到，四人见面之后，稍事寒暄，郑君秋便趁机打开第一道锦囊一看，便抱拳当胸，面向二人深施一礼，说道：“听在下恩师濮阳老前辈说起，那西藏喇嘛葛哩萨，武功自成一派，与众不同，不但能吞剑吐火，炼丹布阵，并且能星相卜筮，千里飞匕，取人首级。在下虽得师祖锦囊真经，学得皮毛，但究竟出道日浅，阅历不深，二位高人，侠肝义胆，拔剑相助，此去西藏，犹如闯龙潭，入虎穴一般，不知有何高见，指示在下？”

东方翹蛾眉一蹙，说道：“令师所言，的确是实，葛哩萨的本领，确非常人可比，此去之艰险危难，当属意料中事，正因如此，贫尼才拼着一条性命，协助少侠一臂之力。不过贫尼微末之术，心余力绌，独孤道兄虽然武功造诣较贫尼为

高，但比起葛哩萨，仍难窥项背，更有毒玫瑰之阴险伪诈，应付颇难。唯我等尽其心力，实无成竹在胸，不过目前大家还是先商定一个良策对付……”

独孤恨也接口说道：“若论贫僧与抱恨道友的武功，对少侠此行，实无多大作用，但满腔义愤，一份至诚，尚堪驱策，少侠若有卓见，不妨共同商量！”

郑君秋见二人，诚挚之情，露于言表，心中大慰，便坦白说道：“承两位云情高谊存歿均感，在下并无什么真知卓见，只是我想假如师太能用苦肉计，与独孤大侠先去卧底，因师太的两位姊妹，俱被在下所伤，七大门派之仇恨，亦越结越深，二位此去，就说在下已经发现毒玫瑰的踪迹，万里追寻，前来西藏，那葛哩萨同毒玫瑰必不见疑，然后相机行事，里应外合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”

东方翹和独孤恨听了，甚表赞同，连忙鼓掌称赞道：“此计果然绝妙！如有我二人在大佛寺卧底，先将内中情形，踩探清楚，少侠一到，便可一鼓成擒，葛哩萨纵有擎天的本领，也料不到这一招，事不宜迟，我们二人先行一步，少侠同姬姑娘可以缓缓而来，不必过急！”

二人道罢一声：“珍重！”便掠起两道闪光似的身影，疾射而去。

郑君秋目视二人去后，回头望着姬红雁轻轻一笑，说道：“只要有了内应，大佛寺就是一座铜墙铁壁，也逃不出我的掌握之外！”

姬红雁见他有轻敌之心，连忙说道：“秋哥！岂不闻轻敌必败！纵然有东方、独孤二位高人，舍命深入，我们也不可存丝毫侥幸心理，万一疏忽，不但断送二人性命，也给毒玫瑰

留一从容戒备的机会。小妹以为他们二人前去卧底，得失参半，利弊各有，并不值得骄傲！”

郑君秋愕然一怔，说道：“师妹此话，愚兄不解！”

姬红雁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此理至为明显，狡狴如毒玫瑰，阴险如葛哩萨，皆非碌碌无能之辈，他们此去是否能博得对方的信任，大有问题。即使博得相信，人家也不会遽然委以重任，要想探听寺内虚实，哪能这等容易？另一方面，他们此去，无异等于泄漏我们的行踪给他们，让他们戒备，甚至于，在中途狙击我们，这一些都是我们值得警惕戒备的，怎么得意忘形呢？”

这些话，说得郑君秋毛骨悚然，连连颌首称是。

二人说说行行，离了大雪山，取道玉树，经青海南端，直奔前藏红山口而来。

这一天，行到克臣那尔山口，出关之后，即离藏境不远，此时夕阳西坠，暮色苍茫，展望可可稀立山脉，蜿蜒千里，连绵不绝，无边的丰林长草，山峦起伏，猿啼虎啸，隐约可闻，只是不见住户人家，姬红雁蛾眉一蹙，愀然说道：“如此荒漠山区，并无村落人家，看来今夜，只好露宿荒山了！”

说话间，郑君秋正凝目远望，见山坳之中，仿佛有一座山神庙，便用手一指，说道：“你看那片丛林的旁边，好像是座破庙，我们且到前面看看，如其不然，就在树林中休息片时再定行止，你说如何？”

姬红雁点头答应，二人疾行转过一道山弯，纵目一看，果然是座多年失修的古庙，破瓦残垣，苍凉满目，只有一座大殿，虽然倾斜，尚未倒塌，半边屋顶，已经栋折梁断，蛛网密布，蓑草没膝，神像已经倾颓，只有一张青石供台，尚算完

整，二人刚刚跨进庙中，猛听身后锵一响，大吃一惊，不由自主地斜身一掠，展目四扫，姬红雁花容失色地指着郑君秋身后的宝剑，道：“秋哥！是你的宝剑无故出鞘！”

郑君秋回首一瞥间，见姬红雁的诛孽剑，也跃出了三寸以上，寒光闪闪，不禁失声惊叫：“你的宝剑也跃出来了！”他把宝剑亮出，剑锋上尚有袅袅余音，清晰可闻。

姬红雁芳心一震，棱棱秋波，猛向四下里一扫，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神剑出鞘示警，莫非敌人潜伏庙中吗？”

一句话，提醒了郑君秋，但见他把手中潜龙剑一震，一道寒光，射了进去。

姬红雁哪敢怠慢，纤腰一摆，也跟了进去。

古庙虽破损支离，却很深邃，二人迅捷无比地四下里搜寻一遍，到处尘土密封，除蛛丝狐迹以外，并无可疑迹象，郑君秋神目电射，满脸惶惶之色。

姬红雁也感惊奇，二人又纵出大殿，向四下里寻找一遍，仍然秋声似涛，渺无人影。

此时月上山头，冷晖普照。

郑君秋说道：“既无可疑迹象，也不必枉费心神，师妹一路辛苦，还是休息一会儿吧！如果你有些胆怯，就靠近我一点儿，只要……”

他说至此处，见姬红雁粉面一红，秋波含嗔，连忙把话咽住，嘻嘻地笑起来。

二人拂去供台上的灰尘，把宝剑插入鞘中，就肩并肩地坐了下来，跌坐未久，忽然又是一声惊心动魄的剑吟，吓得姬红雁娇躯一抖，偎在郑君秋的怀中，郑君秋紧紧地抱着她，一面柔声安慰，一面纵目四射，万籁萧萧，虫声唧唧，仍

无丝毫征兆。

郑君秋惊异不止，喃喃地说道：“难道真的有鬼？”

姬红雁一听，越加害怕，紧紧地钻到郑君秋的怀中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
聆听许久，再无动静，郑君秋就将自己同姬红雁的宝剑解下来，放在身边，说道：“师妹！你尽管放心睡一会儿吧！今夜有些奇怪，我们不打坐了！”

姬红雁实在困乏已极，睡在意中人的怀中，又感到舒适安全，温柔甜蜜，不大工夫，即沉沉入梦。

郑君秋软玉在怀，心如鹿撞，不禁思潮起伏，往事如梦，想起柳如烟的温柔体贴，又看了姬红雁如小鸟依人，伤感一阵，又欣忭一阵，就在这时，猛见遥远的天际电光一闪，一缕寒光疾如矫龙，带着厉啸急射而来。

郑君秋一看，心中大骇，一手抱住姬红雁，刚待翻手拔剑时，那赤线似的寒光已经穿入大殿，直迫眉睫，迅如电光石火，急如星泻电掣，待要闪避，已是不及。正在生死一发，仓皇失措的当儿，蓦闻身旁金声长吟，两道白光，矫若游龙般疾射而起，迎着红光两下一击，只听撼山震谷，龙吟虎啸般的一声巨响，半空中金星乱迸，火花四飞，那道红光，就如风卷游丝般的，飘飘渺渺，倏忽不见。

两道白光坠地有声，郑君秋惊愕一顾时，原来是潜龙诛孽两口神剑并插大殿中央的草丛中。

姬红雁被巨声惊醒，睡意阑珊地凝目张望时，但见郑君秋面如白纸，冷汗交流，望着插在地上的两口宝剑，失神怔怔，不禁猛吃一惊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摇着郑君秋的手臂，叫道：“秋哥……秋哥……你……”

郑君秋怵然一震地苦笑一下，说道：“雁妹不必着急，我只是被刚才那道赤线似的寒光吓了一跳，看着有些惊奇，并未受伤！”

姬红雁凛然一动，张大眼睛，问道：“赤线地的寒光……在哪里？在哪里……”

这时候郑君秋已经镇静下来，见她那种惊魂不定的样子，心中暗笑，想故意吓一吓她，便把脸一整，绘影绘声地说道：“你还问呢？为了你，几乎把性命送掉！刚才你酣睡正浓的时候，忽然在殿口现出一个青脸红发的妖怪，向我用手一指，即有一道赤线似的红光，迎面射来。我正待拔剑招架，你在怀中，腾不出手来，一时情急，便大喊：‘潜龙诛孽还不出鞘更待何时？’两口神剑，听我呼唤，果然一跃出鞘，迎着红光一击，只听一声巨响，那道红光倏忽不见，两口宝剑铮的一声，插在地上，你看！宝剑还在那儿呢！”

姬红雁听了，半信半疑地瞟了他一眼，见他一脸正经，不像信口开河的样子，而且宝剑尚插在地上，不禁诧异起来，一招“乌龙探爪”将双剑取在手中，留神一看，忽然哧的一笑，说道：“你骗我呢！这哪是妖魔鬼怪赤线寒光？分明是西藏喇嘛用千里飞匕首的绝艺来暗算我们！”

郑君秋听了，讶然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这是西藏喇嘛千里飞匕的绝艺呢？”

姬红雁横眸一笑，用手指着他的鼻子，说道：“你先对我说实话！你是不是看到，什么青脸红发的妖怪？”

郑君秋被她一言说破，知道骗不了她，便笑着把刚才的情形对她说了一遍。

姬红雁听了，把宝剑递到他的面前，说道：“你看剑锋上

面这一道乌痕！如何瞒得了我？我曾听师父说过，西藏红衣喇嘛中，有一派名叫赤龙派，号称康藏八莫，他们专练的一门奇异武功，非中原武林可比，名叫千里匕首，一名匕首令。千里之内，飞匕割首，如探囊取物，西域一带，远及陕甘，莫不慑服！听说，当年有两位武林前辈，陕甘双侠曾震服他们，后来，双侠去世，康藏八莫就横行无忌了，但不知他们与葛哩萨、毒玫瑰有什么渊源？竟然暗算我们！”

郑君秋闻听，蓦地想起一事，说道：“临行之时，师父曾告诉我们，那葛哩萨本身就精此功，还用什麼康藏八莫？我们与康藏八莫并没有什么宿怨，他们怎会横加干涉。依我猜想，大概是独孤大侠和东方姑娘，到了红山口大佛寺之后，对毒玫瑰、葛哩萨说起我们已经追踪入藏，那葛哩萨才用千里飞匕的绝功，在半路上暗算我们，企图给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斩草除根，你看对不对？”

姬红雁听了默默地点点头。

沉思半晌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可惜，我们对这一带的武林情形太生疏了，如果我们的师父来了，就连康藏八莫算在一起，也算不了什么！”

郑君秋听此言，奋然说道：“师妹怎么这等气馁？我们有神剑护身，临危示警，不怕他们暗算，潜龙诛孽神物通灵，自动出鞘，何惧他们的千里飞匕，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况且愚兄有无极金刚真功在身，他们岂奈我何？”

姬红雁听了，疑虑尽释，精神一振，仍然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虽然我们有恃无恐，仍要小心为是，但等见到独孤大侠，了解全般情况之后，再决定对策，你说对吗？”

郑君秋点头称是。



二人又商量了一会儿，见月影西斜，四更将尽，才背上宝剑，离了古庙，沿着可可稀立山的南麓，向西疾驰。

第二天的傍晚，已到了青海西藏交界的边境，荒漠万里，渺无人烟，姬红雁渴极，猛听悬陡壁间，泉水潺潺，清晰可闻，便停住身形，面向郑君秋说道：“秋哥！你看天色已晚，大概这等荒凉的地方，也不会找到寄宿的人家，小妹口中甚渴，听这泉声，越加喉中吐火，不如暂且找一有水的地方，润了喉咙，再向前走！”

郑君秋抬头向峭壁间投了一瞥，见峰高千仞陡壁如峭，古木樗枿，阴森可怖，便道：“愚兄也觉口中干燥，只是山中泉声，似远似近，不易寻找，听这水声，仿佛在那悬崖下面，我们且去看看！”

说着，便折返身，当先领路，直向崖下驰去，穿过一片浓郁的丛林，只听泉声在脚下，但找来找去，遍寻无着。

姬红雁一回头，见悬崖上，仿佛有一条飘忽的人影，惊鸿似的一闪，倏即不见，不禁霍然一惊，还未等她说话，就听郑君秋惊异地叫着：“师妹！泉水在那边呢！你看那片水汪汪的发亮的地方，不是一汪水潭吗？”姬红雁凝目远望，但见悬崖之下，水草深处，有一片碧波如镜的古潭，月光斜照，水天一色，远远望法汪洋一片。

二人一看大异，便直向水潭奔去，不消片时，已到潭边，姬红雁口中渴极，手分水草，脚踏潭边青石，双手掬水，连饮几口，立觉胸中大畅，郑君秋也在她身边蹲下来，手捧潭水，尽量畅饮，刹时口渴已解，才站起身来，扬眉一笑，连呼：“痛快痛快！……”

声音未落，忽听衣袂飘风的啸声，猛抬头，见由万丈悬

崖上，如一朵红云似的，冉冉降落下一条人影，那条人影，直泻入水潭中央，落在水面之后，碧波无漪，沾水无声，端的身轻似叶。二人猛吃一惊，急闪身，隐入水草丛中，留神一看时，原来是一个大头矮身，臃肿如瓮，红衣红帽的大肚子和尚。

郑君秋见这红衣喇嘛，如此肥重的体躯，由万丈悬崖上泻下，竟身轻如叶，激水无漪，这种轻功的造诣，真正到了出神入化的绝境，不由暗暗吃惊。

那喇嘛盘膝跌坐大水面之上，宛如浮萍一般，随风飘荡，怡然自得。月光之下，面目看得清晰，但见他浓眉细眼，面如青皮，袒胸露腹，头壮如牛，手中拿一把芭蕉扇，坐在水面之上，眯着两只小眼，向着这边直笑。

姬红雁见此情形，便知自己的形迹已露，一拉郑君秋，低声说道：“师兄，这喇嘛用的是炫技惊敌，分明早已发现我们的踪迹，故意这样好整以暇的，炫耀自己的武功，我们应当先发制人，不要等他……”

这名话还未落下，猛听红衣喇嘛昂首一啸，声如裂帛，直震得出摇地动，叶落鸟飞，四下回声，历久不绝。

姬红雁见此情形，芳心大骇，连忙说道：“师兄！他这啸声，是传警暗号，并非无故而发，我们何不先用登萍涉水的轻功，将他废了，然后再对付他的党羽？”

还未等郑君秋开口，那红衣喇嘛已经一跃而起，疾射而来，真是轻如云烟，快似闪电，来到二人面前，约有五步远近的地方，停住身形，两脚仍站在水面之上，面向二人，带着一副令人作呕的顽皮笑容，嘻嘻笑着道：“两个娃儿，不要同佛爷捉迷藏，我早已看见你们了！本当将尔等宰掉，见你们喝

了佛爷的鼓潭之水，大约不出三个时辰，必然鼓胀而死，出家人有好生之德，就让你落个全尸吧！佛爷去也！”

说罢，身形一拧，平地拔起……

郑君秋闻听此言，猛吃一惊，心知红衣喇嘛所言定然不虚，岂能容他走脱？就在他拧身一纵的工夫，暗用无极金刚真功将刚才饮下去的潭水，汇成一股激流，丹田用力，张口一喷，一道银箭，迅如奔雷般地向着他的海底穴眼打去，红衣喇嘛身悬半空，猝不及防，只听一声惨叫，拔起的身子，如断线风筝似的，卷着那位红衣喇嘛，凌空而去。

郑君秋一看又惊又怒，正要奋起身形直望影追时，忽听姬红雁在身后一声尖叫，噗的一声栽倒就地，如绞肠般地滚起来。

他一看，便知道她是饮了鼓潭之水，未曾将水吐山，肚腹鼓胀，痛极栽倒，不由心中大骇。

这时，也顾不得去追红衣喇嘛，急返身，抱起滚在地上的姬红雁，直往丛林而去。

刚刚穿入林中，迎头掠下一条倩影，不禁愕然一震，细看，原来是东方翹。

她神色不定地先向四下踩探了一番，然后悄声说道：“此处不可停留，快随我走！”

说罢，身形一掠，纵在树杈上，捷如猿猴一般，在枝叶空隙中，穿梭般的，越过了这片丛林，来到一个山洞之中，东方翹用袍袖擦着青顶上的汗珠，轻声问道：“姬姑娘这是怎么啦？”

郑君秋眉头一皱，叹了一口气，就将误饮鼓潭水，巧遇红衣喇嘛的经过，说了一遍。

东方翹闻听，猛吃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她饮下之水大约有几个时辰了？”

郑君秋说道：“大约还不到两个时辰，不知有没有解救的方法？”

东方翹说道：“还好！只不要出三个时辰，便有办法挽救，你且在此看守姬姑娘，待我去找寻药物，千万莫要远离，还有许多重要的话要对你说。”

话声一落，人已腾身而去。

郑君秋见东方翹今夜晚间神色有异，不知究竟为了何事，再看姬红雁，玉容惨淡，杏眼微合，双手捧着隆起的大肚皮，就像孕妇临盆一般，高一声，低一声地呻吟不止，心中十分难受。

正在手足无措，焦急万分的时候，蓦见眼前人影一闪，东方翹已经折了回来，手里拿着一支菌状的东西，连声催促着道：“快把姬姑娘的身子扶起来，她吃了这种东西以后，要大大的呕吐一番，才能把腹中的毒水吐出来！”

郑君秋把她拥在怀中，脸朝外面，东方翹把手中的药物揉成一团，说道：“姬姑娘快把口张开，这药物吃下去之后，立刻就好了！”

姬红雁虽然腹痛如绞，神志仍然清醒，急忙张开小口，东方翹就将药物，投到她的口中，不大会儿工夫，只见姬红雁把口一张，一道青蔚蔚的水箭，“哦”的一声，喷了出来，一连吐了三次，她才娇慵无力地向郑君秋的怀中一仰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好了！腹中已经不疼了，只是浑身无力，让我歇一会儿吧！”

她说罢，闭上眼睛，昏沉欲睡。

郑君秋这才轻松地一笑，向东方翹问道：“师太怎知这药物能解鼓潭之水？这药物从未见过，不知叫何名字？”

东方翹就在郑君秋的对面坐下来，笑吟吟地说道：“这真是姬姑娘命不该绝，才有这样凑巧！贫尼本来不知此物，是我同独孤道友来的时候，路经此处，也是因一路荒凉，未曾饮水，找到鼓潭，正在伏地痛饮的时候，恰巧遇到康藏八莫中的千丈僧莫嘉，问起情由，他知道我们是去投奔葛哩萨，才告诉我们这鼓潭之水不能饮，如若误饮了鼓潭之水，不出三个时辰，必然鼓胀而死。那时候，我已经喝下了一口水，他就在潭边撷取此物，给我吞下，他说此物名叫鼓潭菌，如果先饮水中毒，吞下此物，可将毒水吐出，如果单食此菌，不饮潭水，不到一个时辰毒发身死。假如先吃菌后饮水，不但不会中毒，反而精神百倍。八莫中的矮金刚莫奇，用的蛇骨鞭，就是用毒蛇骨骼浸在鼓潭菌的毒液中泡成的，有人中了他的毒鞭，非鼓潭之水不能解救。”

郑君秋听了，暗暗惊奇，接着问道：“你们两位，可曾到大佛寺？毒玫瑰在不在那里？因何你一人在此？”

东方翹说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不及细表，我只把眼前最要紧的事情摘要告诉你，那葛哩萨已派他八位师弟，到路上拦截你来了，他的八位师弟，就是驰名西域的康藏八莫。他们最厉害的一门功夫，就是千里飞匕，在千里以内，飞匕伤人，易如反掌，尤其千丈僧莫嘉，矮金刚莫奇，武功之高，中原武林同道无人可与抗衡，少侠虽得令师锦囊真经，功力不凡，仍以小心谨慎为是……”

郑君秋连忙问道：“刚才在鼓潭遇见的那位大头矮身，肥胖如牛，青脸皮，细眼睛的红衣喇嘛，他是何人？武功造诣

已经不凡。”

东方翹略一沉思，说道：“大头细眼的是大头弥勒莫桑，是八莫中的大师兄，他的武功比较起来，还算是平庸的一个。”

郑君秋闻听心中一沉。

东方翹接着说道：“我们到了大佛寺之后，葛哩萨同毒玫瑰，虽没有怀疑我们，但她知道我们两个的武功根底，并不怎样重视，八莫更是眼中无人。几天来，细心查访，只知道大佛寺机关埋伏，密密层层的，如铜墙铁壁一般，但究竟怎样厉害，还没摸到头绪。独孤道友听说八莫到半途来拦截你们，恐怕你们未曾防备遭了他们的毒手，特意命我通知你们，不料他们反而行在我的前面。”

郑君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遇到莫桑，这还是第二险呢！第一险是在过了克臣那尔山口，刚出关的时候，在一座破庙中，就领教过他们那千里飞匕的绝技了！”

东方翹听了，猛吃一惊，急忙问道：“你们怎样躲过此难？”

郑君秋笑着说道：“他有千里飞匕，我有潜龙诛孽，几个喇嘛岂奈我何？”

于是，就把那夜神剑示警，出鞘御敌的情形，说了一遍，东方翹听了惊讶不止，喜孜孜地说道：“这是少侠的造化，才有这样奇事，独孤道兄还恐少侠人单势孤，难尽全功，叫我告诉你，最好是把令师濮阳老前辈请来，他不但武功精湛，而且经多见广。”

郑君秋说道：“师太尽可放心，莫说我有神剑护身，纵然没有，那千里飞匕也不能伤我毫发，我只是怕……”

他说着，低头看了姬红雁一眼。

东方翹一听，心里明白，连忙说道：“姬姑娘的武功造诣，已到了登堂入室的妙境，有此膀臂，更是锦上添花，贫尼在此不能久停，怕毒玫瑰知道了，心中犯疑，大大不便，而且八莫行踪，诡谲离奇，出没无常，被他窥破，就前功尽弃了，望少侠多加小心！”

说罢，站起身形，打一问讯，翩然而去。

郑君秋目送东方翹去后，细想八莫已然出动，前途难关重重，不禁心里有些忐忑不安。

这时，姬红雁在怀中伸了一个懒腰，一翻身坐起来，玉面一红，羞涩地整了整蓬松的云鬓，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东方姑娘哪里去了？她适才曾告诉你些什么？”

郑君秋色凝重地说道：“她回大佛寺去了，据说康藏八莫已经奉葛哩萨之命，来到半路拦截我们来了，破庙的千里飞匕，就是他们下的狠招！”

姬红雁芳心一颤，默然良久，忧急地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葛哩萨果然与康藏八莫，连结一起了？”

郑君秋苦笑着道：“他们不但连结一起，根本就是一派，东方姑娘说，葛哩萨是康藏八莫的师兄，你就可猜想出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，这是我们始料所不及。目前形势，我们已孤单深入，虽然我并不畏惧他们的奇功异术·诡计多端，但我实在担心……”

姬红雁听他说到此处，忽然噤口不言，凝眸一想，便知其意，浅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莫非担心我是一个累赘？”

郑君秋知道女孩子心胸狭窄，怕她多心，连忙说道：“师妹不要瞎猜，我并非怕师妹累了我，而是怕我累了师妹。你

临来之先，未得神尼师伯之命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将来我怎好向她老人家交待？”

姬红雁故意把小嘴一撇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不要假惺惺了，我已经看出你的意思，还不是因为我的武功浅薄，不是康藏八莫的对手，到时候连累了你，这个你尽可放心！我绝不累你！”

郑君秋本来的意思，是想提醒她，如今身履险境，遇事须要小心，不料弄巧成拙，反引起了她的误会，一时语塞，不知如何解说才好。

姬红雁见他面红过耳，闭口无言，倒真的疑心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蓦听洞外衣袂破空一停，有一粗犷声音，说道：“师兄！大概就是这个山洞……”

外边声音未落，姬红雁因赌一口气，不待郑君秋开口，纤掌猛推拧身一掠，疾射而出。

她这猛然一冲的劲力，倒把来人吓了一跳，本能向后暴退了丈余。

姑娘凝神睇望时，不由讶然一怔。

见洞外只有一个又细又长，像竹竿似的一个红衣喇嘛，像临风的高粱秸一样，小脑壳像拨浪鼓似的，探在树梢以上，还驮着一个矮喇嘛。

那矮喇嘛从脚到顶，看去还不如长喇嘛的半截小腿高，又着两条短腿，骑在长喇嘛的脖子上，猛然一看，就好像只有一个人，生了两个脑袋一样。

姑娘见此怪状怪人，不由抿嘴一笑。

这时候郑君秋早已纵出洞外，见这一高一矮两个怪物的长像，便知道高的是千丈僧莫嘉，矮的是矮金刚莫奇，看



着他们这种怪样，心里也觉好笑。

好厉害的莫奇，他一看姑娘在前边抿嘴发笑，郑君秋在后边凝神发呆，心知他们松弛无备，一眼看见姬红雁背后插的诛孽剑，暗忖：“这两个娃娃，遇千里飞匕，得以不死，必是这两口神剑护身，若能获取神剑，他们就无能为力了！”

付罢，双手一拍莫嘉的头顶，莫嘉脖劲一缩，矮金刚双肩一耸，“倦鸟投林”，平身俯射，一道红光，闪电般地向着姑娘的头顶射过来。

姬红雁虽然武功不凡，毕竟阅历尚浅，一片童心稚气，只望着这两个怪人发笑，哪里会料到，这个矮子会骤然出手夺剑？及至惊觉，红光已掠顶而过，锵一声，剑已离鞘，郑君秋一见，心中大骇，跨步拧身，单掌用力，呼的一掌，朝着娇如游龙般的红襟片影，迎头推去时，只听一声惨叫，那莫奇的短小身躯，就像被狂飙急卷的红绒球一般，飘飘渺渺飞了出去。

郑君秋见他拔去的宝剑，仍未脱手，怎肯放松？一鹤冲天急起直追时，哪知稍迟一倏，莫奇横空直泻的红影，已被千丈僧的长臂，接了过去，唰的一响，横天长虹，倏焉而灭。

郑君秋乍逢变故，又惊又气，呆呆地望着蔚蓝的长空，怅然若丧。

姬红雁失去宝剑，伏在她秋哥的肩膀头上，直哭得像泪人一般。

郑君秋见她如此伤心，也不忍再去埋怨她，只得拉着她的玉手，抚慰着道：“师妹！不要伤心，他已经被打了一掌，谅他不死也得负伤，宝剑虽被他暂时得去，雄剑尚在我手，神物犹同人一样，怎能长久分别呢？”